

# 自序

自 2023 年起，我相繼寫下《尋蹤覓蹟：香港唐樓故事》、《尋蹤覓蹟：香港唐樓故事 消逝中的唐樓美學》及《尋蹤覓蹟：香港古宅故事》，如果唐樓是我對香港建築的一種定義、古宅是前人的柴米油鹽與家族流轉，那麼今年聚焦的建築，似與大眾日常生活保持一段距離，實則是過去百多年來這座城市的基石與無數奇跡的搖籃——那便是香港的學校。

我想，每個人一生中真正讀過、接觸過的學校，不過寥寥數間；偏偏那些我們無法親身步入的校園高牆之內，卻隱藏着一幕幕曾與近代香港命運休戚與共、甚至帶來翻天覆地改變的歷史。這些在紅磚與綠蔭間堆疊的歷史，實在不應在歲月中被草草埋沒。

為了完成戰前學校的研究，我足足耗費了近 8 年的時間。過去 8 年，各大中小學的開放日，幾乎填滿了我每一個週末。尤其是那些底蘊深厚的百年名校，往往五年、十年才舉辦一次開放日，那些悉心保存至今的戰前校舍與歷史文物，那些隱藏於背後的深厚歷史，若是不慎錯過，肯定會讓人追悔莫及。

在我眼中，這些學校不僅是一座供莘莘學子讀書識字的建築，它的演變軌跡，實際與香港開埠至今的命運血脈相連。從隱於新界鄉村部落的清代書塾，開埠初期由西方傳教士奠定的教會學校，再到港英政府主導的官立體制，以及後來華人及社會精英傾力支持的高等教育與平民義學，

看似散落各處，其實共同拼湊成早期香港精密且多元的教育系統，這段輝煌的過去背後，既有政策的推展，亦有教會跨海付出的熱忱，更凝聚了無數華人精英與國學大儒的風骨與汗水。

香港開埠至今已有 185 年，留存下來的百年名校不在少數，如何取捨挑選，成了寫作時最大的難題。為此，本書首要挑選的對象，是至今仍頑強使用着初代或戰前校舍的學校；其次是避免辦學團體及教會不斷重複出現為原則。雖然這些校舍在漫長歲月中，或因戰火硝煙，或因發展需要而經歷過不同程度的修復與更迭，但我始終相信一座帶有歷史觸感的實體建築，更能讓讀者代入到戰前師生所處的真實境遇。

本書共分為四章：第一章將帶領大家尋訪「香港最早的教育機構：書室與私塾」，感受嶺南傳統的耕讀文化；第二章「西學東漸：教會學校的建築史詩」，細數傳教士如何構築由宗教教育為核心的學術中樞及其轉變；第三章聚焦於「香港最早期的官立學校」，剖析體制下的精英搖籃與世俗教育的發展；第四章則着重於「從精英殿堂到平民生計」，探討「系統」以外的學校如戰前的大學、義學與工業教育，展現華人社會在時代夾縫中的自救與風骨。

書中的許多觀點與論述，皆是從塵封的政府歷史檔案、舊日報章以及各大教會文獻中尋獲，書中一些歷史細節或解讀，或許會與大眾所熟知的主流敘事，甚至某些既定的刻板印象有所出入。歷史的迷人之處，往往隱藏在這些被遺忘的文獻縫隙之中。在此，我抱着謙卑與敬畏的心，拋磚引玉，與大家一同展開理性而深刻的探討。

建築無聲，卻在細節中記錄了教育的溫度。希望透過這本書，能與您一同走進迴盪了逾百年的歷史餘音。

## 自序 \_ 2

### 第一章

#### 香港最早的教育機構：書室與私塾

- 1.1 上水鄉裏的廖氏興學記憶——廖萬石堂、應龍、應鳳廖公家塾 \_ 8
- 1.2 白石巷子弟習文學武之所——二帝書院與長春園 \_ 20
- 1.3 屏山文物徑上的百年書香——觀廷書室 \_ 32
- 1.4 由鄉村私塾到政府資助鄉村小學——博文學校 \_ 42

### 第二章

#### 西學東漸：教會學校的建築史詩

- 2.1 本地創立歷史最悠久的英文學校——聖保羅書院 \_ 54
- 2.2 綠蔭深處的喇沙宏願——從聖救世主書院到聖若瑟書院 \_ 68
- 2.3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的足跡——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\_ 80
- 2.4 戰火洗禮下的歷史校園——聖士提反書院 \_ 92
- 2.5 糅合哥德與中國傳統的建築瑰寶——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\_ 104
- 2.6 修道院與城堡教室——瑪利諾修院學校 \_ 116

### 第三章

#### 香港最早期的官立學校：文法及師範學校

- 3.1 香港大學教育的搖籃——中央書院 \_ 130
- 3.2 紅磚拱廊下的平民名校——英皇書院 \_ 142
- 3.3 尖沙咀的英倫倒影——前九龍英童學校 \_ 154
- 3.4 從戰前推動女學到育才基地——前羅富國師範學院 \_ 166

### 第四章

#### 從精英殿堂到平民生計：戰前的大學、義學與工業教育

- 4.1 戰前香港高等教育基石——香港大學 \_ 180
- 4.2 鮑思高慈幼會的現代主義建築——香港仔工業學校 \_ 206
- 4.3 加路連山道的儒學餘音——孔聖講堂與戰前華人的公眾教育 \_ 216

### 結語 \_ 222

### 參考資料 \_ 223

## 第一章

# 香港最早的教育機構： 書室與私塾

提起香港的戰前學校，往往只想起教會學校與官立學校等逾百年歷史的傳統名校；然而，作為本書的開篇，自然會以一種出其不意的「學校」形態作為介紹主體。若要追溯香港境內最久遠的教育源流，則非傳統的書室與私塾莫屬。

事實上，在普及教育尚未推行以前，書室與私塾在開埠早期的港島上便已零星存在，而在清代甚至更早以前已立足新界，默默為族中子弟提供考取功名、光宗耀祖的傳統教育。在《鄧氏師儉堂家譜·四世祖符協公家傳按語》記載中，位於新界錦田雞公嶺下、由北宋進士鄧符協所建的力瀛書院，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書室：「創力瀛書齋，建書樓，讀書講學，置客館、書田於里中及郭北。修橋樑，發膏火，以資養四方來學之士」。只可惜，這所全港始祖級的書室如今已不復存在，其確切的遺址甚至已湮沒於歷史塵埃中而不可考。

新界各大宗族為了培養子弟應考科舉、躍升士大夫階層而設的學堂，分佈極廣，從錦田、屏山到打鼓嶺，無處不在，凡是大型宗族聚居之地，幾乎皆有書室的誦書之聲。以新界五大族為例，錦田的周王二公書院、屏山的觀廷書室、大埔頭的敬羅家塾以及廈村的士宏書室等，皆是各族的教育中樞，且大型宗族往往擁有不止一所書塾。然而，地理位置的偏遠並不代表教育的缺席，遠至西貢清水灣的成氏家塾、馬灣的芳園書室以及西貢沙角尾村的育賢書室，不難窺見歷代宗族父老為了讓子弟出人頭地所付出的心血與努力。

在宗族興辦的龐大書室網絡背後，其運作體制亦極具民間智慧。以錦田的二帝書院為例，開辦之初由族中有識之士組成名為「二帝會」的組織負責營運，透過向每戶人家籌款或由族中父老慷慨捐資，以購買田地興辦書室；部分組織更會額外購置「書田」，藉由長期的田租收益作為永續營運的基金，確保族中貧困的子弟亦能獲得向上流階級爬升的機會。

考察時，不難發現這些書室的建築佈局整體形制，與傳統宗祠幾乎無異。在封建時代，興建正式祠堂往往需要獲得朝廷的嚴格許可，但不少鄉民皆渴望修築祠堂以紀念先祖。於是鄉民便巧妙地假借覺宮之名，將書室修築得如同祠堂一般，暗度陳倉，供奉先祖神位，同時供本房或族中子弟挑燈夜讀，考取功名，實為一舉多得的在地智慧。

近代新界的書室與私塾，常被坊間謔稱為「卜卜齋」，大多以私人團體或塾師個人收生的形式營運，課程主要教授《三字經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以及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等聖賢道理，由於設立初衷是為了應試做官，因此這類書室在性質上皆屬深奧的「經館」，而非僅止於識字啟蒙的「蒙學」。至於負責授業的師資，除了部分大型宗族重金聘請外地的名師宿儒外，多數書室的塾師多為未能及第登科的讀書人，當中有的有秀才，有的甚至兼任江湖郎中，教學水平可謂相當參差。

當科舉制度依然盛行之際，這類傳統教育機構在新界大行其道。即便 1905 年清廷宣佈廢除科舉之後，這種傳統教育仍在鄉郊維持了一段時間。然而，面對 20 世紀初的時代浪潮，傳統書室亦不得不與時並進，在古文經學的框架中逐步引入現代實用科目，如珠算、地理與尺牘等，以訓練學生應付日常生活的各種實務需求。

到了 1913 年，隨著教育條例的實施，當局先在大埔、元朗及長洲設立三間官立英文學校，但起初對新界偏遠的傳統書室並未進行過多的直接干預。直到 1920 年代，政府進一步在新界推行《中文課程標準》及《中小學中文課程標準》，才徹底改變了新界書室的學科結構。踏入 1930 年代，中國內地推行新式教育的風氣，隨著大批內地難民湧港而吹入新界，許多傳統書塾紛紛順應潮流，轉型為現代化的鄉村學校，如上水圍的鳳溪公立學校及元朗大橋村的鐘聲學校等。鄉村教學模式在戰後全面普及，傳統書室也完成了走向現代化普及教育的漫長歷史。

本章主要講述香港早期教育的脈絡：首先深入〈上水鄉裏的廖氏興學記憶：廖萬石堂及應龍、應鳳廖公家塾〉拼湊宗族網絡，探討傳統書室如何演化為現代化的教育集團；次之探尋〈白石巷子弟習文學武之所：二帝書院與長春園〉的文武雙全之氣；再者是步入〈屏山文物徑上的百年書香：觀廷書室〉感受士紳風骨；最後則著墨於〈由鄉村私塾到政府資助鄉村小學：博文學校〉的空間生命史。希望透過這段橫跨百年的新界教育軌跡，向讀者娓娓道出新界宗族如何應對科舉消亡，並最終融入現代教育的世紀轉折。



# 上水鄉裏的廖氏興學記憶

## 廖萬石堂、應龍、 應鳳廖公家塾

新界氏族南遷歷史悠久，五大氏族更是影響深遠。保存至今的氏族書室與私塾，是香港早期興學史的最佳見證。所以從氏族書室與私塾說起，是最能體現香港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。

提起新界五大氏族，以鄧氏在錦田、屏山的遺風最著名，然而在石湖墟的西北一隅，上水廖氏亦在鳳水鄉築起了綿延百年的教化基業。縱使今日上水已換上城市樣貌，高樓蔽日，但隱沒於繁華中的上水鄉、廖萬石堂與累累家塾，仍默默訴說着這望族對知識與家族榮耀的堅持。





### 三遷定居上水鄉

現時定居上水鄉的廖氏原籍福建永定，先祖廖仲傑於元代初居屯門，後來又遷往福田，直到元代末年才真正定居在今上水粉嶺東北一帶的梧桐河流域，即是古稱的鳳水鄉內。

在廖氏族譜中，就有詳細描述到上水鄉的起源及先祖由閩遷粵的過程：

「上水鄉先祖系出西晉子璋公，紀元六七六年因武功昭著，封為衛鎮國大將軍。其後散居各地多能建功立業。至元末聚居福建汀州之廖仲傑由閩遷粵，且落籍新安，即今之寶安（昔日新界歸屬寶安縣），成上水鄉廖族開基始祖。復以仲傑原為客籍人士以鐵匠為業，初循海道南來，踪顯屯門，又遷居福田，到公元一三五〇年復定居今之上水。其後發展為『三房四斗』之鄉（長房稱北斗、二房據東西兩斗、三房即為南斗。所謂北斗者為居村圍之北、東斗即倚圍東，餘照方向聚居而稱謂。立圍時位於梧桐河之上方，故居名作『上水』。」

廖仲傑為上水鄉廖氏的先祖，他兒子廖自玉生有四子，分別為如圭、如璋、如璧及如興，第四房後代遷至沙田烏溪沙落



清初盜匪擾民，廖氏第七和第八代兩位精通堪輿的族人力主族人聚居，合力建村，圍內環村挖壕築牆，正門安裝了連環鐵門（圖片來源：Andy Wong）

禾沙村，其餘三房的廖氏族人分別於上水的北斗（長房）、南斗（三房）及東、西兩斗（二房）居住，人丁興旺。

廖氏早於元朝末年定居上水，開基時並沒設立護圍河及圍牆，清初盜匪擾民嚴重，相傳第七代南沙公、八世祖君濊公深諳堪輿，於 1573 年至 1620 年間（明萬曆年間）選了今日的上水圍，認為高地圍繞的地形形成招聚財氣的「鑊底」。建圍後，於 1646 年（清順治三年）進行修築，正門更安裝連環鐵門，圍牆工程歷 1 年竣工。

全村分為東、南、西、北斗四個大小不同部分，治安好轉後，村民便向村外拓展，建立莆上村、中心村、門口村、大元村、上北村等多條村落組成上水圍村，所以上水鄉也通稱為上水圍，是整個廖氏家族的核心，由九條鄉村組成。雖受清初遷海令影響，但復界後廖氏仍是新界第三大單姓村。

### 60 年一次的太平清醮

香港不少氏族都會舉行太平清醮，如錦田鄧氏 10 年一次的酬恩建醮就是其中之一。10 年舉行一次醮會已是相隔甚久，但上水廖氏卻是 60 年一次，或許一生人也未必能親眼看到一次。



全港村落打醮年相隔最遠的是上水廖氏，60 年一次